

精忠兵



說岳全傳

目錄

1 錄目傳全岳說

- | | | |
|-----|----------|----------|
| 第一回 | 天遣赤鬚龍下界 | 佛謫金翅鳥降凡 |
| 第二回 | 泛洪濤虬王報怨 | 撫孤寡員外施恩 |
| 第三回 | 岳院君閉門課子 | 周先生設帳授徒 |
| 第四回 |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 瀝泉洞老蛇怪獻槍 |
| 第五回 | 岳飛巧試九枝箭 | 李春慨締百年姻 |
| 第六回 | 瀝泉山岳飛廬墓 | 亂草崗牛羣剪徑 |
| 第七回 | 夢飛虎徐仁薦賢 | 索賄賂洪先革職 |
| 第八回 | 岳飛完姻歸故土 | 洪先糾盜劫行裝 |
| 第九回 |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
| 第十回 | 大相國寺閒聽評話 |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訓贈寶劍

第十二回

奪狀元槍挑小梁王

第十三回

昭豐鎮王貴染病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第十六回

假下書哈迷蚩割鼻

第十七回

梁夫人礮炸失兩狼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拼命罵番王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眞主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宗留守立誓取眞才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牟駝崗宗澤踴營

施全剪徑遇眞朋

陸子敬設計禦敵

破潞安陸節度盡忠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夾江泥馬渡康王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刺精忠岳母訓子

岳飛設計敗金兵

獻玉璽邦昌拜相

- | | | |
|-------|----------|----------|
| 第二十五回 | 王橫斷橋霸渡口 | 邦昌假讓害忠良 |
| 第二十六回 | 劉豫恃寵張珠蓋 | 曹榮降賊獻黃河 |
| 第二十七回 | 岳飛大戰愛華山 | 阮良水底擒兀朮 |
| 第二十八回 | 岳元帥調兵剿寇 | 牛統制巡湖被擒 |
| 第二十九回 | 岳元帥單身探賊 | 耿明達兄弟投誠 |
| 第三十回 | 破兵船岳飛定計 | 襲洞庭楊虎歸降 |
| 第三十一回 | 穿梭標明收虎將 | 苦肉計暗取康郎 |
| 第三十二回 | 牛皋酒醉破番兵 | 金節夢虎諧婚匹 |
| 第三十三回 | 劉魯王縱子行兇 | 孟邦傑逃災遇友 |
| 第三十四回 | 掘陷坑吉青被獲 | 認兄弟張用獻關 |
| 第三十五回 | 九宮山解糧遇盜 | 樊家莊爭鹿招親 |
| 第三十六回 | 何元慶兩番被獲 | 金兀朮五路進兵 |
| 第三十七回 |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 |
| 第三十八回 |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

第三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

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牛頭山張憲救主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韓彥直衝營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贈囊和尚泄天機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金兀朮敗走黃天蕩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鵲河兀朮逃生

遷都臨安郡岳飛歸里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養秦檜

苗傅衙怨殺王淵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昏王復位

召良帥賢后賜旗

第四十八回

楊景夢傳殺手鐮

王佐計設金蘭宴

第四十九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世忠計破藏金窟

第五十回

打酒鑪福將遇神仙

探山形元戎遭厄難

第五十一回

伍尙志計牛衝敵陣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

第五十二回

嚴成方較鎗結義

賊統制暗箭報仇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帥大破五方陣

第五十四回

貶九成秦檜弄權

第五十五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第五十七回

演鉤連大破連環馬

第五十八回

再放報仇箭威方殞命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第六十回

勘冤獄周三畏掛冠

第六十一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第六十二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第六十三回

興風浪忠魂顯聖

第六十四回

諸葛夢裏授兵書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黑夜祭岳墳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觸父

楊再興誤走小南河

送欽差湯懷自刎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明邪正曹寧弑父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探圍圈張總兵死義

風波亭父子歸神

七寶鎮牛通鬧酒坊

投古井烈女殉身

歐陽獄中施巧計

呂巡檢焚賊鬧烏鎮

柴娘娘恩義待仇

第六十七回

趙王府莽漢鬧新房

第六十八回

綁牛通智取靈南關

第六十九回

打擂擡共祭岳王墳

第七十回

靈隱寺進香瘋僧遊戲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贅

第七十二回

黑蠻龍提兵祭岳墳

第七十三回

胡夢蝶醉後吟詩遊地獄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墳

第七十五回

萬人口張俊應誓

第七十六回

普風師寶珠打宋將

第七十七回

山獅駝兵阻界山

第七十八回

黑風珠四將喪命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拾烏靈聖母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頂加封

問月庵兄弟雙配匹

卻岳霆途遇衆好漢

憤冤情哭訴潮神廟

衆安橋行刺義士損軀

東南山何立見佛

秦丞相嚼舌歸陰府

金兀朮三曹對案再興兵

勘奸定罪正法棲霞嶺

殺奸屬王彪報仇

諸葛錦火箭破駝龍

楊繼周力敵番將

白龍帶伍連遭擒

牛皋氣死完顏兀朮

證因果大鵬歸位

說岳全傳

第二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三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

閒將二帝事評論，忠義堪悲堪敬。

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癡蠅。

忽榮忽辱總虛名，無奈黃梁不醒！

五代干戈未肯休，黃袍加體始無憂。

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萬姓愁。

自古天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卻引起南宋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話頭。

且說那殘唐五代之時，朝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搏，名喚希夷先生，是個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騎着驢兒，在天漢橋經過，擡頭看見五色祥雲；忽然大笑一聲，跌下驢來。衆人忙問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間無真主，一胎生下二龍來。』列位！你道他爲何道此兩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趙名宏殷，官拜司徒之職，夫人杜氏，在夾馬營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故此紅光異香，祥雲擁護。那匡胤長大來，英雄無比；一條桿棒，兩個拳頭，打成四百座軍州，創立三百餘年基業，國號大宋，建都汴梁。自從陳橋兵變，黃袍加體，卽位以來，稱爲見龍天子；傳位與弟匡義，所以說「一胎二龍」。自太祖開國至徽宗，共傳八帝，乃是：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徽宗。

這徽宗，乃是上界長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稱道君皇帝。其時天下太平已久，真個是：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五穀豐登，萬民樂業。有詩曰：

堯天舜日慶三多，鼓腹含哺徧地歌。

雨順風調民樂業，牧牛放馬棄干戈。

聞言不道。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來，一日，端坐九品蓮臺，旁列普門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羅漢，三千揭帝，比邱尼，比邱僧，優婆夷，優婆塞……與諸天護法聖衆；齊聽講說妙法真經。正說得天花亂墜，寶雨繽紛之際，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士蝠；偶在蓮臺之下聽講，一時忍不住，在佛前撒下一個臭屁來；我佛原是個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惱了佛頂上頭一位護法神祇，名爲大鵬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見那女士蝠污穢不潔，不覺大怒，展開雙翅落下來，望着女士蝠頭上，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士蝠一點靈光，射出雷音寺，徑往東土認母投胎，在下界王門爲女——後來嫁與秦檜爲妻，殘害忠良，以報今日之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且說佛爺將慧眼一觀，口稱：『善哉！善哉！原來有此一段因果。』卽喚大鵬鳥近前喝道：『你這孽畜！既歸我教，怎不皈依敬謹護法？擅起殺心，犯此劫數！自作之孽，應受一場苦楚；速去塵世了卻一劫，待功成行滿歸來，再成正果。』大鵬鳥領了法旨，飛出雷音寺，徑來東土投胎去了。

再說那陳搏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曉得，只說是「陳搏一睡便千年。」那一日老祖正睡在雲牀之上，有兩個仙童，一個名喚清風，一個叫做明月；兩個無事，清風便對明月道：「賢弟，師父方纔睡去，又不知幾時方醒；我和你往前山去遊玩片時，如何？」明月道：「使得。」他二人就手挽着手，出洞門來，閒步尋歡。但見松徑清幽，竹陰逸趣；行到盤陀石邊，猛見擺着一副殘棋。清風道：「賢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記得麼？」明月道：「小弟記得當年趙太祖去關西之時，在此地經過；被我師父，將神風攝上山來下棋，贏了太祖二百兩銀子，逼他寫賣華山文契。卻是小青龍柴世宗，餓虎星鄭子明做中保。後來太祖登了基，我師父帶了文契下山，到京賀喜，求他免了錢糧。這盤棋，就是他的殘局。」清風道：「賢弟，好記性，果然不差。今日無事，我請教你對弈一盤何如？」明月道：「師兄有興，小弟即當奉陪。」二人對面坐定，正待下手時，忽聽得半空一聲響亮。二人急擡頭看時，只見那西北角上，黑氣漫天，去將近南，好生怕人。清風叫一聲：「師弟不好了！想要天翻地覆了！」兩個慌慌張張

張，走到雲牀前跪下，大叫道：「師父不好了！快些醒來！要天翻地覆了！」老祖正在夢酣之際，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來，一齊出了洞府。擡頭一看，老祖道：「原來是這個畜生！如此兇惡，也難免這一遭劫！」明月道：「師父這是什麼因果？弟子們迷心不悟，望師父指點。」老祖道：「你們兩個，根淺行薄，那裏得知？也罷，說與你們聽聽罷。這段因果，只爲當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那表章上，原寫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將「玉」字上一點，點在「大」字上去，卻成「玉皇大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玉皇可恕，大帝難饒！」遂命赤鬚龍下界，降生於北地女真。黃龍府內，使他後來侵犯中原，攪亂宋室江山，使萬民受兵革之災。豈不可慘！」二童道：「師父，今日這赤鬚龍下界麼？」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來，恐赤鬚龍無人降伏；故遣大鵬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滿一十八帝年數。你看這孽畜將近飛來，你兩個看好洞門，待我去看他降生何處。」

就把雙足一登，駕起祥雲。看那大鵬一翅飛到黃河邊——這黃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黃河」，環繞九千里。當初東晉時許真君爺斬蛟，那蛟精變作秀才，改名懷郎，入贅在長沙賈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鎖在江西城南井中鐵樹上，饒了他妻賈氏

已後往烏龍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斬了兩個；其第三子逃入黃河岸邊虎牙灘下，後來修行得道，名爲鐵背虬王。

這一日，變做白衣秀士，聚了些蝦兵蟹將，在那山崖前排陣玩耍；恰好遇着這大鵬飛到。那大鵬這雙神眼，認得是個妖精，一翅落將下來，望着老龍這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時眼睛突出，滿面流血，叫一聲『啊呀！』滾下黃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忙跳入水中去躲；卻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團魚精，仗着有些氣力，舞着雙刀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兇？』叫聲未絕，早被大鵬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嗚呼哀哉。他一靈不滅，直飛至東土投胎——後來就是萬俟卨，鍛鍊岳爺爺冤獄，屈死風波亭上，以報此仇。這也是後話。

當時老祖看得明白，點頭嘆道：『這孽畜落了劫，尙且行兇；這冤冤相報，何日得了！』一面嗟嘆，一面駕着雲頭，跟着大鵬。那大鵬飛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時就不見了。當時老祖也就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做一個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拐杖，前來訪問。

卻說那個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纔生下這一個兒子。丫鬟出來報喜。這員外年將半百，生了兒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廟點燭燒香，忙個不了。不道陳搏老祖變了個道人，搖搖擺擺，來到莊門首，向着那老門公打個稽首道：『貧道腹中飢餓，特來求化一齋，望乞方便！』那個老門公把頭搖說道：『師父，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員外極肯做好事，往常時，不要師父一個，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齋的。只因年已半百，沒有公子，去年在南海普陀去進香求嗣，果然菩薩靈驗，安人回來，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裏忙忙碌碌；況且廚下不潔淨，不便！不便！你再往別家去罷。』老祖道：『貧道遠方到此，或者有緣，你只與我進去說一聲；允與不允，就完了齋公的好意了。』門公道：『也罷。老師父且請坐一坐，待我進去與員外說一聲看。』說罷，就走到裏邊。叫一聲：『員外！外邊有一個道人，要求員外一齋。』岳和道：『你是有年紀的人，怎不曉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忙忙碌碌，況且是暗房。那道人是個修經念佛的人，我齋他不要緊，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與孩兒兩個身上，豈不反招罪過麼？』門公回身出來，照依員外的話，對老祖說了。老祖道：『今日有緣到此，相煩再進去稟復』

一聲，說：「有福是你享，有罪是貧道當。」便了！」門公只得又進來稟。員外道：「非是我不肯齋他，實是不便，卻怎麼處？」門公道：「員外，這也怪他不得，荒村野地，又無飯店，叫他何處投奔？常言道，『出錢不坐罪。』員外齋他是好意，豈反有罪過之理？」岳和想了一想，點頭道：「這也講得有理。你去請他進來。」

門公答應一聲，走將出來，叫聲：「師父！虧我說了多少幫襯的話，員外方肯請師父到裏邊去。」老祖道：「難得！難得！」一面說，一面走到中堂。岳和擡頭一看，見這道人，鶴髮童顏，骨格清奇，連忙下階迎接。到廳上見了禮，分賓主坐下。岳和開言道：「師父，非是弟子推託；只因寒荆產了一子，恐不潔淨觸污了師父。」老祖道：「『積善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請問員外貴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湯陰縣該管地方。這裏本是孝弟里，永和鄉，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耕種幾畝田產，故人都稱我這裏爲岳家莊。不敢動問老師法號？在何處焚修？」老祖道：「貧道法號希夷，雲遊四海，天下爲家。今日偶然來到貴莊，正值員外生了公子，豈不是有緣？但不知員外可肯把令郎抱出來，待貧道看看令郎可有什麼關煞；有時貧道好與他解禳解禳。」員外道：「這個，使不

得！那污穢觸了三光，不獨老夫，就是師父難免罪過。」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擎一把雨傘撐了出來，就不污觸天地，兼且神鬼皆驚。」員外道：「既如此，老師父請坐，待老夫進去與老荆相商。」說罷，就轉身到裏邊來，吩咐家人端正潔淨素齋。然後進臥房來，見了安人，問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謝天地神明祖宗，妾身甚是平安！員外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麼？」岳和看了一回，抱在懷中，十分歡喜；便對安人道：「外邊有個道人，進門化齋，他說：『修行了多年，會得解禳之法。』要看看孩兒，若有關煞，好與他解除凶災。」院君道：「纔生的小廝，恐血光污觸了神明，甚不穩便。」員外道：「我也如此說。道人傳與我一個法兒，叫將雨傘撐了，遮身出去，便不妨事，兼且諸邪遠避。」院君道：「既如此，員外好生抱了出去，不要驚了他。」

員外應聲：「曉得。」就雙手捧定，叫小廝擎一把雨傘撐開，遮在頭上，抱將出來。到了堂前立定，道人看了，讚不絕口道：「好個令郎！可曾取名字否？」員外道：「小兒今日初生，尚未取名。」老祖道：「貧道斗膽，替令郎取個名字如何？」員外道：「老師肯賜名，極妙的了！」老祖道：「我看令郎相貌魁梧，長大

來，必然前程萬里，遠舉高飛，就取個「飛」字爲名，表字「鵬舉」。何如？」員外聽了，心中大喜，再三稱謝。老祖道：「這裏有風，抱了令郎進去罷。」員外應道：「是。」便把兒子照舊抱進房來睡好，將道人取的名字，細細說與院君知道。那院君也十分歡喜。員外復到中堂，款待道人。那老祖道：「有一事告稟員外，貧道方纔有一道友同來，卻往前村化齋去；貧道卻走這裏來，約定「若有屋主，邀來同享。」今蒙員外盛席，意欲去相邀這道友同來領情，不知尊意允否？」員外道：「這是極使得的。但不知這位師父卻在何處？待弟子去請來便了。」老祖道：「出家人行蹤無定，待貧道自去尋來。」遂移步出廳，只見那天井內，有兩件東西，老祖連聲道：「好！」

不因老祖見了這兩件東西，有分教：相州城內，遭一翻洪水波濤；內黃縣中，聚幾個英雄好漢。正是：

萬事皆有天數定，

一生都是命安排。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